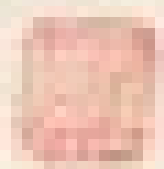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四卷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

洪曰河北有五臺山鄭曰五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五臺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仙人之都也業白

出石壁

趙曰此言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嘗曰當勤修白業大觀曰石壁字暗使列

子載趙襄子狩於中山有一人從石壁出隨煙上下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善詩師粲粲可乃六祖僧粲及慧可二禪師粲傳法偈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入下種花地盡無生可傳法偈本來錄有地種花生本來無有

種花亦不能生二人乃禪中祖師故子美師之非師粲善能詩者也

粲則僧粲可則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並次相接公方與許生共學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字何階子方

便謬引為匹敵此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而以為之匹

方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洪曰此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而以為之匹誦詩渾一作混遊

街四座皆一作俱辟易洪曰項羽傳項羽瞋目叱赤應手看捶鉤

鄭曰捶子果切又之累之睡二切洪曰莊子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斂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注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都無懷

致知善本

藏書

則物來皆應大馬司馬也郭云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或說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捶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說

莊子輪扁斲輪有曰清心聽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

曼應劭曰鏑箭也左思詩邊城苦鳴鏑鏑丁歷切矢鋒也

黃魯直云新詩如鳴弦蓋出於此也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渟渟注與物無

渟渟上二頂切下戶頂切莊子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渟渟注與物無

舊注引莊子大同乎渟渟注大而盡精微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渟渟蒙鴻

公不敢倒用也謂詩之精微與天地之氣相貫穿飛動摧震

靈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陶謝不枝梧運惠連之徒也前漢

項籍傳即帳中斬宋義頭諸將驚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猶枝梧也臣

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金屋斜柱是也霹靂雷霆之威謂詩思

飄然飛動雖霹靂之威亦風騷共推激紫鸞自超詣當作紫鸞字

為摧沮足見詩思之壯也之誤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一良翠駁誰剪剔馬倍牙食虎豹

馬九皆天下之駿其第五馬名紫燕管仲管仲意者君乘駁馬公曰然

仲曰駁馬食虎豹故疑焉紫燕良馬名也莊子曰治馬者燒之剔之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閨義之一曰坡襟立也上無語羊

靜之義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何坊禁之寥閨對

長夜之蕪承末句豈非傷無知已者乎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賈曰所矩切計也沈休文時洛陽繁華子

長安輕薄兒梁簡文帝時輕薄出三河江淹詩子矜怨勿往谷風銷輕

蒲阮籍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蘇曰陳臨曰徐吏輩數輕薄兒時勢

作威福何必數耶師曰甫之此為嚴武而作也甫與嚴武素相厚善

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常醉登其春日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杖劍欲殺

之母救止夫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

小嫌欲殺之其輕薄如此何足數乎

人棄如土宋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

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

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則利多自

多鮑叔能知人趙曰史載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則利多自

白絲行

師曰按唐史竇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不為豪侈

婿為阿父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

取貴仕為素議所斥韋氏敗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素節

盡矣故甫作此以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者絲之為物柔直而潔
白一為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汚求其向之所謂

潔白者不
可得矣

綵絲須長不須白

鄭曰綵蘇曹切繹繭為絲趙曰須長不須白者以
絲為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為舞衣

則須長以足用而已

越羅蜀錦金粟尺

帝詔群臣曰前後每得蜀錦

殊不相似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細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

象

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金粟裏搔頭是矣

床玉手亂殷紅

切赤黑也

萬草千花動凝碧

至楚獻象床

直千金公孫成諫令勿受乃止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
擇取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繁紋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

一作裂下鳴機色相射童子魏照謂郭泰

曰欲以素質之質附近朱藍墨子悲素絲謂其可以黑古詩織織擢素
手札札弄機杼趙曰素絲既染則織為羅錦故曰色相射鮑照綵絲復

裂下鳴機色相射

食亦切朱曰漢紀

鳴

美人細意熨帖平

切大展帛也

裁縫減盡針線跡

此

機

縫為舞

春天衣着為君舞

蛺蝶飛來黃鸝語

蛺蝶古協切

衣者矣

落絮遊絲亦有情

隨

歌云催絃急管為君舞此因言舞而言蛺蝶
飛者以况舞之輕而黃鸝語以况歌之好矣

落絮遊絲亦有情

風照日宜

一作疑

輕舉

朱曰前漢郊祀志逢與輕舉趙曰此言舞之
態其身之輕可舉而仙去

隨風黃曰使肩吾曰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香汗輕塵汗顏色一作香汚清塵似

染雙題又云裁縫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陳梁雜歌詩云朱顏潤

紅粉香汗沾玉色清塵一作輕非是當以情為正古詩空牀委清塵也

開新合故置何一作相許練丹古詩云新人工織練故人織素織

不如故謂舞衣稍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故言間新者矣而

合故不着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崔輔國詩云妾有羅衣

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看亦以君不見才一作士

言新而用之故而棄之九詩人之興致如此

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郭泰機答傅咸詩皎皎白素絲織

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並事焉

所希况復以朝食曷由知我飢此結一篇之意夫縹絲之難染之

難為羅與錦織之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棄之故為才士

者與其既用而弃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今懷貞為章

氏楚客之所汲引雖得爵祿李公論之所棄忍何故而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

去矣行

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行矣

而作見前貧交行注

君不見韞上鷹

切射臂決也

一飽則飛掣

尺列切

盤中猿晉孫楚鷹賦韞青駁戲田疇魏志曰帝問陳登來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

曰不如卿言壁言如養鷹鳥飢則為用飽則焉能作堂上燕啣泥附炎

揚去布乃解史消替傳注韞替得也

熱 古詩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更看吾詩可憐幕上燕古詩思燕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傳玄陽春賦燕啣泥於廣庭湛方生懷春賦燕啣泥而來征附炎附勢也

顏 醜他豈可久在王侯間野人陳散曠蕩無名利拘繫覲顏見公等

典切 野人公自謂也字出左傳野人予之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曠

也有慙顏則能忍慙者公無慙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休文奏

彈王源云明月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禮天宮

玉府玉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玉

齊當食玉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

自燒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餐玉

清崖事見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

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龕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

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

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琢為器佩皆鮮明可

寶預服王經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之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

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慾或當有大神力而吾猶色不絕

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躰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

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得停尸四宿而躰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珠

王二枚哈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言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

齒皆納珠因噓囁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

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蘇子卿行役在戰場餘所過洛汭無復見當日五侯第宅馳馬

四顧茫然歎息

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

其人已死

其骨已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派

莊子在上為又

為蔓草纏

朱曰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寇

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

邊

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秦彭越五原見白骨

蔽野駐泊嗟嘆久之曰今人不能艾民瘡痍尚思與師開邊豈不憫

黎民之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

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

民每來降漢單于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若斯安肯以愛子

而為質乎韓安國漢數千里地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去

廉恥

一作

將三軍同晏眠

意欲專事新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

尚與吐蕃再戰故甫欲得廉頗不邀功之

高秋登塞

一作

山南望馬邑州

前漢地理志馬邑屬鴈門郡晉大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

輒崩不成有馬周旋戮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來請和親大行王恢議擊上以恢議陰使馬邑豪

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馬邑日餘里覺之還去於是下恢廷尉逗留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降虜東擊手胡降戶為邑事者恢今不誅無以謝天下恢聞之乃自殺

壯健盡不留

時曰漢大發關東輕銳士盡力擊匈奴匈奴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匈奴寇邊韓安國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

匈奴寇邊韓安國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

穹廬莽牢落

匈奴

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游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

甲兵休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指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闔傷於後女子乘停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飲泣巷哭上以問丞相于定國對以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

是以遂從之前漢匈奴傳匈奴上漢書曰願寢兵休士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老老者得安其處

恨單于寇渭南老弱扶携啼泣塞道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

何蕭條憶惜詩云

鄴城反覆不足怪後漢韓遂語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

何蕭條憶惜詩云

連年兵火尸積如丘趙曰兩京雖復平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

士卒傷死可知矣

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書陵為足下常享

茅土之薦策文錫君玄土首以白茅鄭中叛服不常人死如丘山萬有變諸將已富貴各顧私家誰與國家謀事哉此甫為朝廷憂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陸機雲賦甘澤霽霽徐雲賦膏澤液普潤田中肅肅三麥實豐年

曹子建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耕田秋兩足禾黍已映道趙益桑麻春苗

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衡門見秋兩數注詩

為門益貧者之居也勿悲尚枯槁槁莊子枯槁之士時來展材力先後無

醜好此諭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意勉久困之士機驟進立功者不足為貴但訝

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列仙傳鹿皮翁者菑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曰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自止其旁

高都護驄馬行高適為哥舒翰掌書記甫嘗送以詩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西都護

其言豈不有微

安西都護胡青驄前漢鄭吉傳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

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古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

謂之都都猶大也唐安西郡東至烏著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番

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移於龜茲城聲價歟然來向東

顏延年藉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歟聳躍以鴻驚漢禮樂志大初四年獲宛馬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注馬從西而來東也

歟音許勿反有所以吹起兒言馬致用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地之在西而傳譽於東若吹而來也

心成大功言高都護所御也功成惠養隨所致顏延年賦

枝飄飄一作遠自流沙至東服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

種雄姿未受伏櫪恩御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梁元帝謝馬啓矧伊伏櫪彌猛氣猶思戰場利傳玄

結懷恩傳玄鷹賦雄姿逸代逸氣橫生

鷹賦六離猛氣又隋魏彥深賦資五方之猛氣言雖之皂棧而非

馬之本心故思奮於戰場以為利目適年五十為書記十年出為

都護甫常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則知適腕促蹄高如

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為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

陪鐵腕欲促蹄欲高又交河幾蹴曾冰裂去交河郡七

百里顏延年賦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神異經蹄之如汗腕可

言交河西邊之地有曾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引顏賦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非是蓋賦謂騎射耳玄蹄素皮皆射帖名而

且馬歌體容與進萬里又曰露赤汗沫流緒顏延年賦曰膺門

朱楮汗清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戰國策白汗交流白馬

篇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汗血之姿非萬里無以見長安壯兒不敢

騎護之獨能騎也走過掣電傾城知掣天列切安輕薄兒晉傳玄詩童女

掣電策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城言馬之行如電舉國

皆知舊引傳玄詩童女掣電策童兒挽雷車非其義馬善行者追

風逐電走過如掣電蓋言疾也不敢騎畏其太疾青絲絡頭為老君何由却出橫門道

莊子牙牛鼻絡馬首馬曰方肅宗中興安史之難已平吐蕃不敢入寇

故此焉老於絡頭無緣再出橫門甫厭亂願治之心可見

橫門甫厭亂願治之心可見

天育驃騎歌

天育馬廐名驃匹妙切通名驃則所盡馬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天子之入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

黃驃駟騶耳漢文帝却千里馬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

大二丈騶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

之盡圖無乃是者莊子曰齊景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

也所謂入駿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走千里蓋

雄且傑駘尾蕭梢朔風起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兮朔風起足銀砧

是是何意態

弓破層冰雖用古人語而琢句法混然天成不假翰墨岐逕若非纖綃

大手不能到此神異經西南大宛丘有良馬鬣至膝尾委於地則

駮尾之長者蕭蕭稍然矣馬尾之長蕭蕭稍搖動可起朔風朔風則最慘烈

者蕭蕭稍者搖尾之兒朔風起即北風取其寒馬之良者不怕寒

嘶風踏雪毛為綠縹青黃色也兩耳黃史驥眼有紫焰

愈有精神雙瞳方秦本紀周穆王得騄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矯矯云

然龍性矯龍性台變化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

森開張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載育蔡邕作便侯碑曰英風

發於天骨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踈朗言人而公借用耳馬

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開張壯大之兒甫自喻於良

馬謂已之才非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考閱清峻

凡谷輩可擬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

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唐

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

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群牧自貞

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雍涇寧間地廣千里既

以諸牧牧馬四歲遊北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二十歲

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注便安排作張萬歲目是自觀時人誤學者

矣今按張說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領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

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霍公之掌政
擇張氏之舊令所謂霍公即王毛仲也
遂令大奴守天育

內外廐所謂天育乃廐名也。別養驥子，憐神俊。宋顏延年

馬支遁曰貧道重其神俊耳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

時天下以一鑊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牧圉垂散泊乎垂拱潛耗太半開元初牧馬二十

萬四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莊子五臣之子皆下材也。修國趙充國云：林下犬馬齒衰，此在故蜀。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古又更。

與驊騮於皎裏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珠曰魯國黃伯仁爲龍馬貢曰俞要馬之

與驊留驊於皎裏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宋魯國黃伯仁爲

跡勢逸飛菟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逮驊騮之足雙秦本紀造父以善
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騄騄耳之駒西巡符樂而忘歸郭璞曰色
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赤者為棗騄騄馬赤也徐廣曰赤馬黑毛曰騄戰
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大行漉汗涸地白
汗交流中坎遷延負轅不能止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縶衣以幕
之驥於是俛而賁仰見知樂之知已也漢書音義驪騄者神馬也赤家
黑身與飛菟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出瑞應圖薦祢衡表云飛菟驪
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歐陽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孟子齊景
公使嬖奚與王良乘返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
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騶馬者三日不售伯樂
去而眎之回而眎之明日其價三倍趙曰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
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騶騄驪騄而時無
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驪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
之材而不遇知已以死為可嗟矣蕭宗中興正宜任賢使能房琯
以宰相器出為邠州刺史甫以貶為華州司功何世無才
何才不可用但恨無賢君耳琯之與甫何以異是故云云

驪馬行

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

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齊有馬

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又王濟傳字
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埽濟
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
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齊有馬癖也趙曰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
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
故公詩以鄧公馬癖譏之也

初得花驪大宛種

宛於表切

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
色北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子馬
夙昔傳聞思一見史蕭寧詞

千聞不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嶢嶢上自秋下昨沒

賦弭雄姿以奉引西都賦巖峻嶺
崒傳之鷹賦雄姿貌世逸氣橫生
顧影驕嘶自矜寵勳先齊切

影自憐者矣在馬亦隅目青熒夾錯懸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

瞳夾鏡兩權協月又晚影高鳴將超中折西都賦琳珉青熒
張平子西京賦猛毅鬚鬚隅目高匡注云隅目謂目有角也肉駿礪

礪連錢動礪烏罪切礪力罪切爾雅青驪鄰驛今連錢驄也梁

駿如生項下重胡側立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
也乃知鄧公駿馬行肉駿礪連錢動當作肉駿朝來久試華軒

下未覺千金滿高價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又漢使壯士持

馮華軒江淹赤汗微生白雪毛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觀漢記曰漢

許史乘華血從前髀上銀鞍却覆香羅帕敬業汗馬羅銀鞍周弘正詩銀鞍徐

小孔中出卿家舊賜公能取一作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凡馬入尺

韁韁卿家舊賜公能取一作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凡馬入尺

以上為龍禮記子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天廐真龍乃天子所御之

馬也非天子所賜不得而有之以卿家舊物而能取蓋非以勢迫之則
以利誘之百畫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年賦簡偉